

磨刀声里岁月长

顾士忠

在村里，父亲一直被乡亲们认为是最会磨镰刀的人。无论刀口多么钝的镰刀，只要交到父亲手里，他就能磨出锋利的刀刃。最后，父亲把镰刀靠近耳朵，用大拇指在刀刃上轻轻地划一下，瞬间一阵若有似无的“嗡嗡”声涤荡着耳膜。他自顾自地点了点头——又是一件完美的作品。

父亲磨过的镰刀锋利无比，无论割草还是收庄稼，用起来都有一种削铁如泥的快意。有人说，父亲的磨刀石不一般，就来借用。可奇怪的是，他们用了父亲的磨刀石，仍然不能磨出锋利的镰刀；而父亲，用了他们的磨刀石，照样能磨出薄如蝉翼的刀刃。

那时，收割机还未普及，庄稼收割全靠镰刀。于是，庄稼收割前，乡亲们都来请父亲帮忙磨镰刀，父亲来者不拒。有人拿着父亲磨好的镰刀，把地里的庄稼割完了，回来时，见父亲还在小

河边一丝不苟地给大伙磨刀，就远远地顺河面撇来一句话：“继德哥磨的刀，真厉害！”父亲抬起头，抹了抹脸上的汗水，笑了。

父亲给乡亲们磨刀，乡亲们过意不去，有人送来花生、鸡蛋一类的东西，都被父亲谢绝了。

那年水稻收获时节，父亲给村里的张宜宾磨完最后一把镰刀，已过晌午了。他顾不上吃饭，拎着镰刀朝自家稻田跑去，他得赶紧把水稻割完，不能耽误种小麦。母亲常年身体不好，我和姐姐都上学，家里劳力只有他一个人。

到了地头，父亲吃惊地发现，自家的一亩水稻不知被谁割完了。惊讶之际，一旁在田里收割水稻的七八位乡邻围过来，他们不约而同地说：“你帮我们磨刀，不能让你的农活耽误了……”看着那些躺在地上金黄的稻穗，父亲的眼睛湿润了。

种田之余，父亲还养了一头母牛。每年暑假，父亲都会领着我去放牛。我牵着牛儿吃草，父亲在一旁弓着腰，挥舞着镰刀割草，割了一会儿，他用大拇指轻轻地蹭了下刀刃，接着，拿起随身携带的磨刀石，到河边认真地磨起了镰刀。四野潏热无比，父亲的汗水，一滴滴坠落在寒光闪闪的刀刃上，迸射出七彩的光芒。

父亲把割好的草摊在地面，晒至半干运回家，再晾晒至彻底干燥后码起来，留着给牛过冬用。父亲说，冬天，不能让牛儿断粮，我得指望它下崽卖钱，给你妈看病，供你们上学啊。

后来，联合收割机普及，镰刀渐渐被“冷落”了。不过，父亲仍感慨，还是有收割机好啊。他的磨刀石和镰刀，寂寞地躺在灶房的一角。

大学毕业后，已经在城里安家的我，多次要带父亲和母亲一起来城里

享清福，可都被父亲拒绝了。我养成了每晚给父母打电话的习惯，那晚打电话前，我照例翻看老家院子的监控回放，发现中午时分，有一位70多岁的陌生老人走进院子，他手里还拎着一把镰刀。

我奇怪地问父亲：“那位老人是谁？他来干什么的？”电话里，父亲笑呵呵地说：“他是前庄老营圩的戈修唐，来找我磨镰刀哩，他想割他屋后种的二分地黄豆呢。”“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上次刚闪过腰，你没跟他说，身体不好，不能磨刀了吗？”“我哪能那么讲呢？再说，多年没磨刀，我的手也痒痒了。给老戈磨完刀，他试了试，直夸我‘宝刀未老’呢。”父亲自豪地说。

在父亲爽朗的笑声中，他蹲在河边磨刀的身影，一遍一遍地跳跃在我的脑海。他磨过的岁月长长，他磨过的苦涩，终变甘甜。

秋天的思念

赵作奎

秋霜渐降，层林尽染，雁阵南飞，鸣声凄寒，勾起了游子无尽的乡愁。秋天里也有我的思念，走在林间树叶铺满的小路，叶子从枝头飘落，一片、一片、又一片……轻盈地，似乎对枝杈有着依恋。

人至暮年，最易怀旧，缕缕乡愁在我记忆的天空飘飞。多想把时光握在手心里，让时光不再变老，留住多彩的童年情感，留住庭院里的那一张张笑脸。然而岁月沧桑，纵然下笔千行，也难以写尽家乡的泥土、粮香，道不完家乡的儿女情长。

如今草木已黄，两鬓如霜，那弯弯

的乡间小路，带走了小村的贫穷和叹息，发黄的记忆，却抹不去岁月的痕迹。乡村上空升起的炊烟，是故乡清纯的风情。

很想走出那份思念，让阳光晒晒那湿漉漉的故事，让风吹干那潮湿的记忆，在繁花落尽的季节，一帘幽梦，就像一只随风飘零的风筝，长长的细线，永远留在了故乡，留在了牵挂异乡游子的手中。

多年的异乡漂泊，让我淡忘了家乡上空升起的炊烟，淡忘了母亲额头上被四季风吹开的沟沟坎坎，淡忘了母亲被岁月漂白了的头发。

为母亲写下的绿色小诗，在这十月里也没有了枫叶的美丽，是我忘了家乡的山水，还是忘了养育我长大的人？我的眼角在含泪，不知是日子改变了我，还是我改变了乡村的那一份质朴。

望着头上的那弯月亮，我想把自己融进月光，穿过母亲老屋的那扇窗棂，看一看她那蹒跚的身影，看一看她独坐床沿上的那份凝结的目光，多少个默默守望。我想把月光洒进她的心里，让月光和我一同走进，让温柔和美丽像花朵绽放在她的梦里。

霜降（外一首）

罗宗

北风经过杨树
树就轻轻把叶子还给地面
稻穗低垂，向泥土
结算一生的重量

你还在跑，身影渐渐淡去
山丘把我们的笑声
藏起来，又吐出满地的霜
这些突然的白
站在草尖上，一言不发

我们立于庄稼尽头
把誓言摁进冻土
等待春天来取

河水在写一封长长的信
风读一行，阳光读一行
当目光与目光相遇
两株稗子就在身体里
扎下了细细的根

等到枫叶红

枫林深处，路被红叶灌醉
斑驳的阳光
写满秋的语言

那只掉队的大雁
并没因孤单放弃自己
落下的羽毛
带着烧焦的疼

落叶是时光寄来的明信片
地址栏模糊不清
它们在风中翻身
一半压着现在的疼
一半盖着未来的空

要红就红成落日吧
我会取下肋骨作火把
点燃这具沉重的肉身
站成不退让的界碑

你若回眸
会看见，那团
连雨水都浇不灭的火焰

彭祖伏羊节

高晨焜

“夏至三庚数头伏”，进伏天就到了一年中最酷热的时日了。白花花的阳光直射大地，蝉儿在树上整天不知疲惫地“知了知了”叫着……这样的天气，人在室外走一会就大汗淋漓，更别说做什么体力劳动了。

“伏天吃伏羊”已成了徐州人夏季的一种食俗。彭祖伏羊节从头的伏第一天开始，持续到出伏结束。近年来，伏羊节举办得红红火火，规模渐渐扩大，更有了伏羊节圣火传递仪式，圣火传递途经徐州周边十余个城市，宣传了徐州彭祖饮食文化的内涵。

每年伏羊节一到，徐州街头巷尾的酒店、羊肉餐馆处处爆满，甚至出现在店外搭棚扩桌的情景。喝羊肉汤、啃羊腿、吃羊肉串，大伙天吃着满碗通红的羊汤，徐州人的豪放与热情在伏羊节里得到了肆意的张扬宣泄。

羊肉汤在伏羊节里特受欢迎。大铁锅架在烈焰腾腾的火炉上，羊骨头

在锅里慢慢煮着，奶白的老汤一直咕嘟着，就连蒸汽也是白茫茫的。羊肉汤盛上来了，白汤上漂浮一层红红的辣椒油，点缀着绿莹莹的香菜。看一看，已是满口生津；嗅一嗅，更是香气扑鼻。用筷子拨开那层浮油，便可看到一片片鲜嫩肥美的羊肉，还有细细绵长的粉丝夹杂其中，喝一口咂摸一下，那味道真真的鲜美馨香，一碗热辣辣的羊肉汤喝完，顿时大汗淋漓，这感觉怕是只有神仙才能体会的到吧。

中午时间的伏羊宴，或一家数口，或三五好友，人还没有到齐，菜就陆续上桌了。清汤羊肉、烧羊腿、干锅羊脖、烤羊排……清一色的“羊”物什摆了整整一桌，凉的热的、白的红的，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几杯酒下肚，脸现了酡红，“酒酣胸胆尚开张”，话题多了，嗓门大了，旧也叙了，情也联络了。其情浓浓，其乐融融，气氛高涨热烈到了极致。

晚上，烧烤店里红红的木炭炙烤着羊肉串，肉串被炙烤发出的声响是那样悦耳动听，还有伴随着炭火烧烤四溅的油星，辣椒粉、孜然粉撒在羊肉串上，咬一口齿颊生香，回味无穷。还有烤羊眼、烤羊球等。此外，更有烤臭干、烤辣椒、烤馒头片。啤酒这时成了最好的饮料，鲜啤、扎啤应有尽有。场面火热，人声喧哗，谈笑风生。食客络绎不绝，竟至深夜不散。

三伏天吃羊肉，也算食疗之法。徐州民间就有“彭城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说法，徐淮大地的百姓信奉“夏天吃伏羊，健康又壮阳”的老话。徐州伏羊节冠以彭祖的美称，想是有其来历的。彭祖因向尧帝奉献雉羹得到赏识而受封于彭，彭城故此得名。彭祖又因厨艺精湛被尊为烹饪鼻祖，有被奉为百馐之宗的羊方藏鱼名肴传世，也许羊方藏鱼才称得上徐州彭祖伏羊节上的第一佳肴。